

钟楼街史话之

明清旧衙觅故痕

王继祖 王琛

千年古街钟楼街不仅历史悠久,文化底蕴丰厚,商贸业发达,而且,寺宇古刹,官府衙门,商铺市场……真可谓千年府城中的花花世界。当初钟楼街的前身东门正街问世之时,最著名的是“寿宁寺”“唐明寺”,它们俩的存在压倒了曾经比它们更有名的“开化寺”。用现在的话说,可以叫做“寺庙一条街”了。那个时候官府衙门多在于城之中,和东门正街没有关系,历经宋、金、元三代,都没有一点关系。但是,历史发展到明代,太原城发展的又一个机遇到来了,那就是皇帝的三儿子、被朱洪武青眼而看的朱橞被封晋王,就藩太原。这对历史上的太原来讲,应该是一件数百年不遇的大事。当是之时,大明王朝国祚初启,国都远在长江之南的金陵。太

原,晋省之会城远至国家北陲,紧临刚刚被驱出关外之北元,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时时示警,边衅不息。

新帝朱元璋,将帅如云,众子如瓮,多集京城,时长日久,难避内讧,祸起萧墙,必须分而治之,才能破其结党营私,才能使其尽力为君护国安邦。但是,追随自己征战多年的智帅猛将,哪一个不是积功至伟、凶猛过虎、颇难驾驭的角色。而且,众儿子日益成长,尤其是几个年龄大的儿子,从小生在兵营,惯见沙场血战,个个也不是省油的灯。千思万虑之后,乾纲独断又疑心极重的朱元璋,终于想出一个“万全”之策,这便是将诸子封王授爵,分封藩国之要地,不见诏旨,不得返京,替父皇倾心尽力看守好江山。同时,派能征善战之将,随

藩王一道戍守边陲、关隘等军事要地,有统军作战权,无指挥总镇权,时时需受藩王节制。这样,两个最潜在也是最棘手的矛盾就迎刃而解了。

爱子朱橞受封晋王,为晋王儿子打造府邸,筑城保驾,便成当务之急。山西行省可不是一般地方,“表里山河,踞天下之脊”,汾河中穿,有丰沃之河谷田野,宜于耕战,进可攻退可守。最为重要的是,地在北陲,近临大漠草原,凡北侵势力欲得中原,先占山西;欲固山西,必取太原。于是,打造晋王府,扩建太原城,看似山西一省之事,实系国家安危。试想,山西有衅,关乎南北大通道的畅通,一旦通道有虞,草原铁骑就可长驱直入,饮马黄河,中原危矣。

1 “太子府”寻踪

晋王府打造好了,太原城扩大了,太原镇(也称山西镇)成为国家九边重镇之一。晋王朱橞的地位,山西行省的地位,尤其是太原的政治地位和军事地位空前高升,一扫北宋乃至金元以来政治上的寂寞期。

初到藩地,晋王朱橞不负使命,确实做了一些露头露脸之事。他施展全身解数,治藩巡边,效命国家,肃军整纪,严控部属。时北元常犯明陲,为震慑残元势力,朱橞勤巡塞外,为国所倚重。史称,凡晋王“出塞征战、筑城,非大事可不奏而行”(《明史·兵事》《诸王序传》《朱元璋传》)。洪武二十三年(1390)正月,春寒料峭,通晓天时物候的朱元璋趁冬寒马瘦、北元草粮贫乏之机,诏命北伐。晋王朱橞遵旨,亲率大同、太原两镇之军兵伐北元。威猛嗜杀的朱橞身先士卒,奋勇血战,直杀的北元之军,弃甲丢盔,大败溃逃。北元名将乃儿不花阵前弃元降明。一时间北元震慑,不敢再与争锋。是役,朱橞风头出尽,荣立大功,膺受父皇嘉奖。

或许是朱橞居功自傲,慢怠于人,引起竞争者诬告?或许是朱橞行头不

检,做出什么越规之行?亦或是“真有异谋”,行为犯逆?总之,正在朱橞春风得意、在父皇处深得赞誉之时,洪武二十四年(1391),忽有弹劾之疏密报于圣上,“言举朱橞藏兵于五台山中”“采铁于山涧,冶制兵器”“有异谋”(同上)。桩桩件件都是“谋逆”大罪,件件桩桩都可立诛于刑律。疑心极重,嗜杀成性的朱元璋见此密奏,杀心顿起,“立欲重罪之”(同上)。皇太子朱标闻朱橞“谋逆”之事,心觉蹊跷,力谏父皇慎重从事,查实之后再行问罪,罪不属实,决不轻举。朱元璋闻太子奏,则顺势而为,立命太子亲自巡按北陲查询。太子遂以御命钦差大臣身份巡按秦晋之边。中国的“巡按御史”“巡按钦差”之职则产生于斯。

太子北巡至晋,晋王尚蒙在鼓中,只以为是常规巡视。史载太子少与三弟亲近,朱橞亦与皇兄久未谋面,同胞兄弟,一见如故。皇太子深知父命之重,不敢造次半分,既与晋王亲密,又与晋王保持着君臣之礼。太子亲临太原该下榻于何处?来时无诏,如何安排?晋王颇费了一番心思。既不能住晋王府邸,也不能轻住某个官衙署内,

万般无奈之际,匆匆寻一处宽大宅院,聊作勤扫修葺,充作太子驻蹕之府,府址就选在了钟楼街北的一条小巷之东、坐北朝南的一处大宅子里。钦差皇太子驻蹕,名分是第一重要的,于是,此宅得名太子府,西边小巷得名太子府巷(即今靴巷),钟楼街的这一段正街(后来的按司街)就暂名太子府街。

皇太子朱标仁厚慈爱,常存恻隐之心,与乃父朱洪武判若两人。他巡按山西使命颇重,不能包庇晋王,尤其是“晋王谋逆”之罪,怎敢有半分差池。同时,他心中又不是很信其弟有谋逆之心、谋逆之事。在太原太子府,皇太子朱标日日用心,时时谨慎,四出巡视探查,丝毫没有发现罪证。逮巡按事毕,朱橞仍蒙在鼓里。直至送太子返京,离开山西越境至豫,太子才以实相告,奉父皇之命,拘晋王朱橞解京师南京。于是,皇太子奉皇命巡按晋省,查晋王朱橞谋逆之事,引出了朱明以来太原从未有过什么“太子”“皇太子”却有了“太子府街”“太子府巷”的珍闻奇事。

晋王朱橞被拘至南京,皇帝老子

不分青红皂白,将其废为庶人,打入宗人府,囚禁皇狱。朱橞百口难辩,日夜号泣,苦诉冤屈。皇帝老子则对其不检之行、不乖之事严加训斥,诫谕颇深。最终,或许是“事出有因,查无实据”,或许原本就无其“谋逆”之事,乃因恐其居功自傲,真的做出越规之行,才以弹劾之奏为口实,拘其入京,耳提面命,警告在先,以防铸成大错,父子刀斧相见。总之,经过一番折腾之后,时逾一载,“诏复其爵,敕令归国。”(同上)

晋王朱橞复爵归国后,深谢在蒙难期间太子哥哥给予的关照,多次为他在父皇面前陈情之美,遂将太原太子府妥安保护,收为晋王府产。未几,太子府街复归钟楼街,重复钟楼街之名,太子府巷则留存了下来,它便是后来的靴巷。所以,直至康熙《阳曲县志》仍有“太子府巷一名靴巷”之载。但是,究竟是先有“靴巷”之名,后更名为“太子府巷”,还是早先是无名小巷,因太子府在其东而得名太子府巷,再后来更名为靴巷,弄得清楚还真是一件看起来洞若观火、实际上需多费些心思的事情。